

亚东◎著

陕北 煤老板

揭开陕北煤老板发迹的神秘面纱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揭开陕北煤老板发迹的神秘面纱

亚东◎著

陕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北煤老板 / 亚东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108-1330-6

I. ①陕… II. ①亚…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6319 号

陕北煤老板

作 者 亚东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330-6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21
第三章	/	45
第四章	/	69
第五章	/	87
第六章	/	111
第七章	/	129
第八章	/	155
第九章	/	195
第十章	/	211
结 尾	/	233

第一章

煤城古塔镇訾家塆村村民訾三、杜四、訾四三人的发财梦，是从私自打开国有煤矿古塔矿一个废弃的矿井口开始的，他们联合村长、支书一起开挖煤炭资源，并迅速暴富。由于地下煤的过度开采，造成了村头那座龙王庙的倒塌，訾三便导演了一出让村民们到古塔煤矿寻事的闹剧，并把事情的真相遮掩了过去。



夜色降临在无边无际的荒漠，黄色的沙土地开始被黑暗一点一点吞噬。随着夜色的来临，一辆辆拉煤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着，车灯连成线像一串串耀眼跳跃的火把，一阵尘土飞扬过后，留下黑色的煤粉沫子在空中盘旋飞舞……

杜子、瞥三，还有他弟弟瞥四站在山坡上，羡慕地看着一辆辆满载着黑金子的拉煤车轰轰隆隆远去，杜子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星子，说：“哼！钱都让狗日的挣去了。”

中等个头、矮矮胖胖的杜子从兜里掏出一包猴王香烟，给瞥三和瞥四一人递上一支，又给自己点燃了一支，深深吸了一口感叹道，“咱们也得想点挣钱的路子。听说邻村的铁蛋就留了几个人手，晚上在后山挖煤，一天也能掏百十来吨煤，倒手卖给兰炭厂，挣几千块呢。”

“卖给兰炭厂一吨一百多，要是卖给煤贩子，一吨能卖二百多块。”个子矮小的瞥四龇着他的四环素牙齿随声附和道。

黑瘦精明的瞥三突然想起古塔煤矿那条多年前被封存的井口，那是一个早先的村办矿，后来资源被国有煤矿划走了，国有煤矿又在山后面开了个井口，就把这个井口给封掉了。当年他曾在那里做过掘进工，熟悉井下的每一条巷道。想到这里，兴奋和冲动点燃了他的每一根神经，黑暗中瞥三的小眼睛闪闪发亮，眼角的鱼尾纹上下抖动着，像扇动翅膀的飞蛾。他转过身对后面站着两个人说，“要干咱们就干大的。”就把想法告诉了杜子和瞥四。两个人为这个大胆的想法很是兴奋了一阵，说瞥三真是他们中的小诸葛。

说干就干。

当天深夜，三个人回去带上工具、矿灯和炸药，穿上胶鞋，瞥三又从家里的床底下翻出三顶落满灰尘、残旧的安全帽，一顶安全帽上还破了个洞，管它呢，有总比没有强，这还是当年他在矿上干活时攒下来的。

走出村口，三个人没有走大路，怕碰到村里人说不清楚。他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蹒跚前行，路上除了脚步声就是他们抽烟的滋滋声回荡在空气中，敲击着他们警惕的耳膜，远处馒头状的沙包显得格外静谧和空荡。大约一袋烟的工夫，他们悄然来到了那个封存多年的井口，杜子说：“用炸药把井口炸开。”

瞥四龇着他的黄板牙坚决不同意，认为那样动静太大，怕被人告发了。

瞥三咬咬牙关，这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何况这儿荒山僻壤的，离村子又远，炸！

杜子和瞥四分别用镐头和铁锹挖开一个深坑，庄户人干这些活不在话下，麻利得很。

瞥三小心翼翼地把炸药安放进去，左右看看稳妥了，这才一步一后退地把导火线向远处拉去，瞥四和杜子紧随他也亦步亦趋地向后退。三个人在十几米开外的一个小山包前停下脚步，瞥三四下张望着说：“我看就这儿了，比较安全。”他们趴下来，瞥三掏出打火机“啪哒”打燃火苗，只听“哧溜”一声，导火线沿着杂草和沙地火龙般向前蹿去。

眼看着火龙形成了一个小圆点，三个人不约而同地伸出双手捂住了耳朵。

“轰隆”一声沉重的闷响，回声在山谷间荡漾。井口被炸开一个大口子，一股阴湿的潮气伴随着发霉的气味扑面而来，三个人惊出了一身冷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周围，几只蝙蝠惊得飞了起来，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又扇动着翅膀不见了踪影，瞥三想：如果发现有什么动静，就赶快撤退。

大约等了十几分钟，空气中硝烟的味道和沙尘已没有了踪迹，他们才定下神来，环顾四周，昏黄的月亮迷离地悬挂在天空，照在环形山凹里，依然是一派灰蒙蒙的景象，远处的山峦起起伏伏，在雾岚笼罩的月光下显得格外朦胧。看来一切平静，瞥三回过头来，看到杜子和瞥四已经抢先刨开洞口的石块并钻了进去。

“看来钱真他妈的是好东西呀！”瞥三嘿嘿笑着自语。

井巷里死气沉沉，三个人在阴冷潮湿的回风巷道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索，胶鞋踩在泥泞的地面上，发出“咕唧咕唧”的声响，回旋在空荡的井巷中，仿佛唤醒了亿万年前的远古的生物，从更深的巷道中发出“嗡嗡”的回应。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们就来到了工作面，因为是房柱式开采，工作面就像迷宫一样，要不是瞥三当年在这儿干过，他们三个人还真摸不着方向。

“看来掌子面还保存完好。”瞥三道。他的声音在巷道里荡出“嚶嚶嗡嗡”的回声。

杜子在里面转了几圈，已经没有方向感了。“我们咋开采呢？”他灰头土脸地冲瞥三喊。

等我们回去好好谋划谋划。瞥三说着一转身向外走去，其他两人紧随其后，巷道里的嚶嗡嗡声渐行渐远，留下一片阒寂、空旷。

二

一觉醒来，太阳挂在东山上，尽管已是盛夏，煤城的早晨还透着那么一股子凉丝丝的气息。

瞥三的家在瞥家塆村最南端，离村子街道中心较远，所谓村街道，就是一条四米宽，能够并排行驶两台手扶拖拉机，被硬化了的石子路面。村南散居着三户人家——瞥三家、瞥四家，还有他们母亲的家，当然确切地说是一个大家分成的三个小家。

訾三母亲命苦，一辈子生养下四个儿子，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丈夫与老大外出讨饭，饿死在去南边县城的路上。老二在三岁时得下个肺癆，那时家里穷，没有钱看病，一直不死不活地拖着，把家里拖累得贫困潦倒。

訾三父亲和大哥走的那一年，訾二年仅六岁，訾三不到五岁，訾四还在怀中吃着母亲的奶，是裹着小脚的母亲千辛万苦才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到大。訾三和訾四打小辍学，靠给村子里放羊过活，那时村里人都叫他们哥俩拦羊娃。

粉碎“四人帮”那一年，骨瘦如柴的訾二终因癆病走了，给这个贫穷潦倒的家带来了些许生机。

再后来政策放开，村里办起了煤矿，訾三便下井当了一名掘进工，干了几年，家中有了一些积蓄，訾三在二十五岁时娶了婆姨，又过了两年，给訾四也娶上了婆姨。

现在一大家子人都住在一起，只是分开过着日子。

訾三的小家在场坡左边，盖起四间楼板平房，訾四的小家在场坡右边，也盖起四间楼板平房，母亲的家在场坡正中间，是上几辈人留下的三孔石头窑洞，冬暖夏凉，经久耐用。

母亲的住处在场坡的顶端，那里每天早早地就有了光亮，晚上太阳落下西山很久还能看得见物件。母亲说过，这儿阳光照耀时间长，省灯油。

母亲一生艰辛，却是个要强的女人，不愿意跟着儿子们一起生活，訾三和訾四只好隔三差五轮流给母亲从坡下挑水上去，时间长了，家里的女人们就有了怨言。在訾三弟兄看来，说句实在话，那个大坡也确实太长太陡峭了些。

可母亲却说了：“咱们訾家世代代都是在訾家塬这儿生活过来的，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们谁不满意死后就到老祖先那儿说去。”

一大早，婆姨们都早早下地干活去了，訾三起来吼醒了弟弟訾四，两人到坡上喝了一碗母亲熬的小米粥，起身去找杜子。

杜子家在村子东面的半坡上，两个人呼哧呼哧地爬上山坡，看到杜子坐在院墙外的沙石凳上抽着纸烟，婆姨正挑着一担水从山下往上走着，瞥三大着嗓门喊，“嫂子这么早就忙上了。”

嫂子抬头看见是瞥三他们，便道：“老三你们来了，快回院子里去，我担完水后马上给你们沏茶。”

瞥三笑着答应：“不用了，我们自己来。”

三个人回到院子里，坐在沙石凳上开始思谋掏煤的事情。

杜子认为应该先联系买家，然后再动手，每天三个人用蹦蹦车干它一晚上，少说也能掏腾出几十吨煤来，然后找村里跑车的毛蛋来拉。

瞥四不同意，说没有煤管票煤咋拉出去呢？所谓煤管票就是地方煤炭局实行的一种地方性政策，每吨煤加收煤炭管理费四十元，煤炭局在沿路设有卡子，没有票一两煤也甭想运出去。

说到这儿两个人都沉默下来，不再吭声，都别过身来，把目光聚集在瞥三身上，看他有什么妙招。

瞥三慢悠悠地抽了一口烟，仿佛香烟里有很多计谋似的，然后他又一点一点地吐出细细的烟缕，这才开口说了话：“我看应该这样干我们才能挣到大钱，首先和村长联系，把村子里有蹦蹦车的人家都联系起来，再凑钱买两到三台铲车在井下井上装煤，杜子负责联系买家，老四负责在井口装煤外运，我负责从外面搞炸药和摆平政府那边的事情。咱们三人各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剩下的百分之四十分给村长、支书和外面需要打点的人员。”外面打点的人员瞥三没有说是谁，瞥三婆姨的娘家舅舅就在煤炭局工作，瞥三没有明说是怕以后真的有事把他牵连进来，大家心知肚明就是了。

三人合计了一个上午，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思量了一遍，认为再没有遗漏的地方了，这才分头行动去。

瞥家塬村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洼中，村前是一条常年半枯的季节河，近些年由于地下开采，河水早已断流。从风水学上来讲，过

去的警家塬村依山傍水，山弯西高东低，南北通向，避风蓄水，可谓风水宝地。

下午时分，高原的阳光照得人懒洋洋的。警三溜达到了村长家，“大村长在吗？”警三一进门就大声嚷道。这样显得他和村长的关系不同一般，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其实村长也姓警，是警三出了五服的本家叔叔。

村长刚吃完饭，正一个人坐在家里的炕沿边抽着纸烟，听到警三在院子里嚷嚷，在窑洞里高声应道：“大侄子呀，进来说话。”

警三一进门，就从兜里掏出一盒芙蓉王，给村长撂下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深吸一口说：“村长叔，我也不绕弯子了，没啥意思。”然后就坐在凳子上抽他的闷烟，不再言语，等了一会儿，见村长只管抽他的烟，警三心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奸巨猾的村长叔。”

于是便又张口继续他的下文：“人家都挣大钱哩，邻村的谢宝宝都是亿万富翁了，村长叔就这样一天一天干坐着？”

村长笑笑，说：“你警三心思活，给拿个主意看咋样才能挣大钱？”

“挖煤呀，只要把煤掏腾出来就能发财。”警三眼里射出对金钱无限向往的光芒。

村长“哦”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他是等着警三的下文。

“把咱村后山沟里那个窑口打开，一天出它个几千吨煤，咱就发财了。村长叔，我和杜子下去看了，井下情况还不错，大家出资，给你入百分之十的股，一起干吧！”警三激动地一口气把话说完。

其实村长一直也在琢磨这个事情，可是咋样干他还没有想好，今天听到警三这样说，心想看来警家塬村还是有人惦记这口窑呢。

“说说你的想法？”村长还是不动声色地对警三说，口气中已经有了对话题的兴趣。

警三听出来村长叔的口风活着，于是也就不再隐瞒，一五一十地把他们三个人合计的事情经过道了出来。

等警三说完，村长就说，“我估摸着启动起来这口窑需要一百三十万资金，到时给我入百分之十五的实股，支书警军那里再给上些，然后把村里的蹦蹦车和大卡车都集中起来，按运费支付，你看咋样？”

警三一听村长这样说，高兴得一口就应承了下来。

村支书警军今年三十三岁，年纪虽轻，却很有胆识和魄力。前两年镇上与一家国有煤矿谈开采条件，警军被村里选为村民代表参与了谈判。警军脑子活，又在外闯荡过几年，在谈判过程中被书记和镇长看中，回到村里就当上了村支部书记。

支书警军那儿警三也没有太费周折，就谈妥了条件。

最后警军只问了一声：“村长要多少股子？”警三说了，他就没有再言语。

警三兴冲冲地回来，杜子正在村头等着他呢，一见警三高兴地说，“说好了，把煤卖给岔里的几家兰炭厂，不用想办法买煤管票了。”警三思量，如果外运虽能多挣些钱，风险也大，被煤管局扣住了，少说也得花钱买通关节，还耽误工夫，也就没再说什么。

天刚擦黑，警四回来了，他一脸的疲惫，看样子他今天跑了不少的路。

喝了一大杯冷水后，警四告诉他哥哥和杜子，他骑着摩托车跑遍了古塔镇和孙镇大大小小的煤矿，终于找到了四川来的一家掘进队，大概有四五十人组成，有炮工二名、综掘司机三名，另外还有瓦检员、通风工等一应俱全，都是有证的。已经和他们谈好了，按产量结算。同时，他还与村里的几个跑运输的说好了，到时他们自带三改四车来从井下往外运煤，也是按吨位结算。

看来一切准备妥当，警三让杜子和几家兰炭厂联系好，今晚就可以出煤了，他还特别叮咛警四，工作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下午，警三和杜子骑摩托车去古塔镇看了两辆小型装载机，找

来村里的有胜和山子雇他们两人开铲车，说好一个月给五千元工资，管吃管住，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应承了下来。

三

夜幕降临訾家塬村，以往的訾家塬村每当这时早已静悄悄的，偶尔会有一只狗吠几下，或者几只受到惊吓的鸡扑腾几下翅膀。

上百年来，地处偏僻的訾家塬村人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度过的。可今天夜里不同，村子里家家亮着灯光。子夜时分，訾三带着百十号人手来到村头的老庙前。说是一座庙，其实也就是一间九平方米大小的土坯瓦房，房檐上雕刻着龙、虎和麒麟图案，门前贴着门神，门里敬着龙王爷神龛的一座残旧的小庙宇。

在昏黄的月色下，訾三和杜子燃起一炷香拜了三拜，所有人也跟着他们拜三拜，这叫敬窑神，在煤城几乎村村都有庙，庙里敬的神也是五花八门的，有敬马王爷的，也有敬龙王、观音菩萨的，还有敬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

贫穷自有贫穷的信仰，有时愈是贫穷，信仰反而愈加执著。

敬完窑神，一群人踏着夜色，浩浩荡荡逶迤而行来到被打开的井口前。四川来的民工在訾四的带领下，开进了井口。随着工作面一声声咚咚的炮声响过，訾家塬村人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发财梦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当第一辆三改四农用车拉着黑晶晶的煤冲出井口时，在场的人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一辆铲车正在井口旁边的煤场等着装车，然后由十几辆没有牌照的解放、东风车把煤送到几公里外的兰炭厂，村里人兴奋地想：钱可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我们訾家塬村人的口袋里。

煤是有了，然而让訾三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即如何做好保密工作，提到议事的日程上来，訾三心中很清楚，这么大的摊场，不可能把



秘密长期保住，只要能让它成为公开的秘密就行。简单些说，就是打点所有能够管得上他们的单位和个人，这需要钱，当然只要煤出来了，钱不是问题。

在煤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把钱存进银行，所有的生意人都愿意把钱带在身上，谈好价钱后就付现金，这几乎是不成文的规定，看来现代文明在煤城还没有真正让多数人接受。这就像这儿的交通一样，红绿灯安装上了，却没有车和行人遵守；斑马线画上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行人过马路，从小就没有养成一站二看三通过的习惯，更像是走在自家的田头，一个念头就横穿了过去。

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不是主要问题，自由而散漫的陈年积习才是人们忽视文明的根源。

到了这个月末，第一次分红开始了。

本月产煤六万吨，按照提前商量好的比例，瞥三、瞥四和杜子各分得一百万，支书瞥军和村长各分得八十万，最后，瞥三和大家商量，拿出一百万按人头分给村里的每户人家，这样一来，百来户的村子每户平均也能分到一万元，大家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当晚，瞥三找来杜子、瞥四、村长、支书商量打点的事情。

村长和支书都是公家人，他们深知这中间的利害，一口答应了瞥三，只是如何打点难住了大家，最后杜子出了个主意，列个名单，把古塔镇上和煤城大大小小能够管得上他们的单位和领导们都罗列出来，按照职务、职位挨个去打点。

大家一致赞同这是一个好办法。

诸事安排妥当，瞥四和杜子提出大家出去红火红火，几个人又是异口同声地说：“好。”

瞥三他们乘车来到古塔镇上，找了一家最好的酒店，要了一桌子地方菜，提前说好一人一瓶茅台酒。

村长感慨道：“我们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会有今天的红火日子，感谢祖上的阴德，感谢党的富民政策，感谢警三给咱们找下的好营生。来，咱们共同举杯，干！”一口喝下一杯酒，村长的眼睛湿润了。

四

从事煤矿行业的人都懂得，火药决定产量。

没有火药煤是开采不出来的，掘进巷道首先需要的就是火药，何况小煤窑没有综采，全都是房柱式开采，火药的需用量特别大。从民爆部门买火药看来是不可能的，何况那些民爆部门的人大都是公安部门雇来的临时工，心黑得很，胃口太大，稍不满意就给人脸子。

杜子婆姨家是煤城东边的，那边靠近山西，私人火药工房很多。警三和杜子商量是不是从那边搞些火药，可是路上查得严，万一被查到那可是刑事案件，比较麻烦。

从关中那边的火药贩子手中买，他们给送货，虽说贵些，也还保险。

他们决定先让关中的火药贩子给送货，再让杜子到山西走一遭，看他们能不能给送过黄河，杜子说过了黄河他就有办法把火药运回来。

说到这里，杜子提议：“最近整天都是折腾着掏煤挖炭，咱们都好久没有去吃一顿胖嫂大烩菜了，还怪想的。”

“你小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警三说完用眼斜睨着看他，仿佛杜子正在做出一件在他意料之中又让他出乎意料的事情。

杜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我和那胖老板娘没有什么的。”

警四在一旁打趣：“谁说你和她有什么了？”

三个人都笑，只是杜子的笑有些不自然。

三个人骑一辆摩托车从矿上出发。

近几年来，煤城成了全省闻名的摩托车城，这让煤城人引以为豪。它的好处是方便快捷省钱，随着经济条件的逐步好转，摩托车成为煤城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大街小巷、乡镇国道上，到处都可以见到飞驰而过不戴头盔的摩托车司机。尽管这种交通工具充满危险，但是对于正在奔向小康的煤城人来说，它毕竟比过去的马拉车和自行车要好上百倍。在国道上几乎天天都能够碰到摩托车事故，每年也都有不少交通事故让摩托车司机丧生车轮下，但是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地赌着这种生命游戏。

贫穷让煤城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显得淡漠而苍白。

从古塔镇到煤城四公里处的公路边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个蒙古包，蒙古包门前有一个小院落，院落的大门是用沙柳条编织而成，远远看上去像一处苍茫的大漠风景画。画面中最显眼处就是大门上方几个深红色大字：胖嫂大酒店。

其实这胖嫂大酒店也就是一间蒙古包和一间不起眼的操作间。老板就是胖嫂，还有两个从内蒙来的年轻女孩是服务员。胖嫂三十五六岁，圆圆的脸蛋，看上去一脸的福相，一双大大的眼睛在和人说话时总喜欢风情万种地睇着你，而那两个年轻服务员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一个叫小花，一个叫小文，她们看上去瘦瘦的，前平后板的，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然而在古塔镇，胖嫂大酒店除了因为胖嫂的大烩菜在这一带远近闻名外，就是这三个穿着内蒙民族服装的女人，她们吸引了附近小煤窑的矿工们纷至沓来，当然这也给酒店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摩托车载着訾三他们三个人晃晃悠悠地来到胖嫂大酒店门前，正是下午吃饭时间，蒙古包内已有人开始摇色子猜拳行令。

杜子掀开棉门帘一边往里走一边大声吼叫：“老板娘，还有桌子没有了？”

胖嫂从操作间出来，潮红着脸蛋笑盈盈地招呼：“原来是马老板